



前定錄序

崇文館校書郎鍾勳輅纂

人之有生，脩短貴賤，聖人固常言命矣。至於纖芥得喪，行止飲啄，亦莫不有前定者焉。中人以上，固有不聞其說，然得之即喜，失之則憂，遑遑汲汲，至於老死，罕有居然俟得靜以俟命者。其大惑歟。余顛蹙迷方，不達變態，審固天命，未嘗勞心。或逢一時偶一事，泛乎若虛舟觸物，曾莫知指遇之所由推而言之，其不在我明矣。大和中，譚書春閣快散多暇，時得從乎博聞君子，徵其異說，每及前定之事，未嘗不三復本末。

提筆記錄日月稍久漸盈筐篋因而編次之曰前定錄庶達識之士知其不誣而奔競之徒亦足以自警云爾

鄭虔

裴諝

劉邈之

武殷

豆盧署

喬琳

張轅

龐家

李敏求

韓晉公

張宣

杜思溫

李相國撥

薛少殷

袁孝叔

馬遊秦

常泛

陳孝博

陸賓于

王璠

柳及

延陵危隰

沙門道昭



前定錄

鄭虔

開元二十五年鄭虔為廣文博士有鄭相如者年五十餘自隴右來應明經以從子謁虔虔待之無異禮他日復謁亦如之相如因謂虔曰叔父頗之某之能否夫子云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某亦庶幾於此若在孔門未敢鄰於顏子如言偃子夏之徒因無所讓虔大異之因請所驗其應如響虔乃杜門累日與之言因謂之曰若然君何不早為進取而遲暮如

是相如曰某未歲方合成名所以不預未者時未至耳
虔曰君當為何官曰後七年選授衢州信安縣尉
秩滿當卒虔曰吾之後事可得聞乎曰自此五年
國家當改年號又十五年大盜起幽薊叔父此時當被
玷汙如能赤誠白國即可以免迂謫不尔非所料矣
明年春果明經及第後七年調授衢州信安縣尉將
之官告以求訣涕泣為別後三年有考使未虔問相
如存否曰替後數月暴終于佛寺至二十九年改天
寶十五年安祿山亂東都遣偽署西京留守張通儒
至長安驅朝官就東洛虔至東都偽署水部郎中乃

思相如之言伴中風疾揖市令以自污而亦潛拜章
疏上肅宗肅宗即位灵武其東京平令三司以接受
逆命者罪處以心不附賊貶台州司戶而卒

裴諤

寶應二年戶部郎中裴諤出為廬州刺史郡有二迂
客其一曰武徹自殿中侍御史貶為長史其一曰于
仲卿自刑部員外郎貶為別駕諤至郡三日二人來
候謁諤方與座俄而吏持一刺云寄客首巢縣主簿
房觀請謁諤方與二客話曰不欲見觀語吏云謝房
主簿相訪方對二客淡俟他日吏以告觀觀曰某以

使君有旧宜以今日謁因不受命吏又入白謂謂曰
吾中外無有房氏為旧者乃令疏其祖父官諱觀具
以對又於懷中探一紙旧書以受吏謂覽之愀然遽
舍素服引於東廡而吊之甚哀既出未及易服顧左
右問曰此有府戕月請八九千者乎左右曰有名逐
要者是也遽命吏出牒以署觀時二客相顧甚異之
而莫敢發問謂既就榻歎息因謂二客曰君無為復
患廷諫事固已前定某開元七年罷河南府文學時
至大梁有陸仕佳為後儀尉某往候之仕佳座客有
陳留尉李揆開封主簿崔器方食有前襄州功曹叅

軍房安禹繼末時坐客聞其善相人皆請之安禹無
所讓先謂仕佳曰官當再易後十三年而終次謂器
曰君此去二十年當為府寺官長有權位而不見曹
局亦有壽考次謂揆曰君今歲名聞至尊十三年間
位極人臣後二十年廢棄失志不知其所以然也次
謂某曰此後歷踐清要然無將相年至八十言訖將
去私謂某曰少間有此奉託幸一至逆旅安禹既歸
某即繼往至則言議甚密密曰君後二十八年當從正
郎為江南郡守某明年當有一子後合為所守郡一
官至君三日當令俸得然此子命薄不可厚祿願假

俸十千已下此即安禹子也徹等咸異其事仕佳後
再受監察御史卒噐後為司農承肅宗在靈武以策
稱旨驟拜大司農及歸長安累奉使後十餘年竟
不至本曹局揆其年授右拾遺累至宰相後與時不
叶放逐南中二十年除國子祭酒充吐蕃會盟使即
將行而終皆如其言安禹開元二十一年進士及第
官止南陽令

劉邈之

彭城劉邈之天寶中調授岐州陳倉尉邈之從母弟
吳郡陸康自江南來有主簿楊豫尉張頴者聞康至

皆來賀邈之時冬寒因領酒方酣適有魏山人琮來
邈之命下簾惟迎於庭且問其所欲琮曰某將入閨
請一食而去邈之顧左右命具芻米於館琮曰某非
悠悠求一食者今將追延山人就於驛日盱矣若就
館則慮不及請於此食而過邈之以方領有難色琮
曰某頗能知人若果從~~者~~亦有所獻邈之聞之喜遽
命褰帷而坐客亦樂聞其說咸與揖讓而坐時康以
醉卧於東榻邈之乃具饌既食邈之有所請琮曰自
此當再名聞某官至二邑宰而不主務二十五年而
終言訖將去豫頴固止之皆有所問謂豫曰君八月

勿食馱肉食之遇疾當不可救次謂穎曰君後做官
宜與同僚善勿與官長不叶如或不叶必為所害豫
穎不悅琮知其意乃曰某先知者非能為君禍福也
因指康曰如醉者不知為誰也明年當成名歷官十
餘政壽考祿位諸君子不及也言訖遂去亦不知所
往明年逆胡陷兩京玄宗幸蜀陳倉當路時豫主郵
務常念琮之言記之於手板及駙騎交至或有與豫
舊者因名與食誤啗馱腸數啻至暮腹脹而卒穎後
為臨濮丞時有寇至郡守不能制為賊所陷臨濮令
薛景先率吏及武士持刀與賊戰賊退郡平節度使

以聞郡日拜景先為長史領郡務而穎常與不叶及
此因事笞之遂因污而卒邈之後樓某下登科拜汝
州臨汝縣令轉潤州上元縣令在任無政皆假豫以
終考明年康明經及第授秘書省正字充隴右巡官
府罷調授咸陽尉千監察御史監厓令比部員外郎
連典大郡歷官二十二考

武殷

武殷者鄴郡林慮人也少有名譽鄉里信愛嘗欲娶
同郡鄭氏則殷從母之女也姿色絕世雅有令德殷
甚悅慕女意亦願從之因求為婿有誠約矣無何逼

於知己所薦將舉進士期以三年從母許之殷至洛陽聞句龍生善相人兼好飲酒時殷持榼造焉生極喜與之竟夕因謂殷曰子之祿與壽甚厚然而晚遇未至七十而小厄殷曰今日之慮未暇於此清以近事言之生日君言近事非名與婿乎殷曰然生日自此三年必成大名如其婚娶殊未有非殷曰約有所娶何言非生笑曰君之娶鄭氏乎曰然生日此固非君之妻也君當娶常氏後二年始生生十七而君娶之時當官未踰年而常氏卒殷異其言固聞鄭氏之夫即固郡郭子元也子元娶五年而卒然將嫁之夕君

其夢之既二年既下第有內黃人郭紹家富於財聞鄭氏美納賂以求其婚鄭之母聚其族謀曰女年既笄殷未成事吾老矣且願見其所適今有郭紹者求娶吾欲許之何如諸子曰唯命鄭氏聞之泣志將斷髮為尼者數回及嫁之夕忽得疾昏眩若將不救時殷在京師其夕夢一女子嗚咽流涕似有所訴視之即鄭氏也殷驚問其故良久言曰某常仰慕君子之德亦知君之意且曾許事君矣今不幸為尊長所逼將適他氏護身之恨知復何言遂相對而泣因驚覺悲惋且異其事乃發使驗之則果適人問其姓氏則

郭紹也。殷數日思，勾龍生言頗驗。然疑其名之異耳。及肅宗在儲邸，名紹遂改。子元殷，明年擢第，更二年而子元卒。後十餘年，殷歷位清顯，每求娶輒不應。後自尚書郎謫官韶陽郡守，常安貞固以女妻之。殷念勾龍生之言，總諱不免娶數月而常氏亡矣。其後皆驗，如勾龍生之言尔。

空芦署

空芦署者，本名輔真貞元六年舉進士第，將遊信安以文謁郡守鄧式，瞻甚禮之。館給數日，稍狎，因謂署日子復，姓不宜兩字為名，將為改之。何如？署因起謝。

且求其所改式，瞻書數字。若著者助者，署者曰吾慮子宗族中有同者，故書數字。子當自擇之。其夕宿於館，夢之。老人謂曰：聞使君與子更名，子當四舉成名。四者甚佳。後二十年為此郡守，因指郡隙地曰：此可以建高臺，既寤思之。四者署字也。遂以為名。既二年又下第，以為夢無徵。知者或謂之後二年果登發第，蓋自更名後四舉也。大和九年署自秘書少監為衢州刺史，既至，同閱覽郡內得夢中所指隙地，遂太上一亭名曰徵夢亭。

喬琳

喬琳以天寶元年冬自太原赴舉至大梁舍於逆旅時天寒雪甚琳馬死傭僕皆去聞設議尉劉彥莊喜賓客遂往告之彥莊客申屠生者善鑒人自云八十已上頗箕踞傲物來雖知名之士未嘗與之揖讓及琳至則言疑甚狎彥莊異之琳既出彥莊謂生日他賓客賢與不肖未嘗見生與之一言曰者喬生一布衣耳何詞之密疑生笑曰此固非常人也且當為君之長吏宜善視之必獲其報曰與之言蓋為君結交耳然惜其情反於氣心不稱質若處極位不至百日年過七十當主非命子宜志之彥莊遂館之數日厚

與車馬送至長安而申屠生亦告去且曰吾辱君之惠今有以報矣請從此辭竟不知所往琳後擢進士登第累佐大府大歷中除州刺史時彥莊任脩武令誤斷獄有死者為其家訟寃詔下御史劾其事及琳至竟獲免建中初徵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在位八十七日以疾罷後陷賊朱泚中方削髮為僧泚知之竟逼受逆命及收復亦陳其狀太尉李晟欲免其死上不可遂誅之時年七十一矣

張轅

吳郡張轅自奉天尉將調集時李庶人錡在浙西兼

權筦轄與之有舊將往謁且求資糧未至夢一人將
官告至云張轄可知來州新喻縣令轄夢中曰已曾
為赤尉不宜為此固不肯受其人曰兩季之俸支牒
已行不受何為遂委之而去轄覺竟惡之及見錡具
言將選告以之固錡留之數日將辭去錡曰謂日足
下選限猶遠且能為一戢乎亦可資桂玉之費轄不
敢讓因署昆陵郡監鈔錫官轄以戢雖卑而利後遂
受之既至所戢視其簿書所用印乃袁州新喻府印
也轄以四月領務九月而罷兩季之俸皆如其言

龐嚴

京兆尹龐嚴為衢州刺史到郡數月忽夢二僧入寢
門嚴不信釋氏夢中呵之僧曰使君莫怒余有先知
故來相告耳嚴喜聞之乃問曰余為相乎曰無有節制
乎曰無曰然則當為何官曰類廉察而無兵權有土
地而不出畿內過此已往非吾所知也曰然壽幾何
曰惜哉所乏者壽自使有壽則無求不可曰當何日
去此曰來年五月二十三日及明年春有際替先以
狀請於廉使元稹素與嚴善必謂得請行有日矣其
晦日宴客得元公復書云靖候交割嚴發書曰吾固知
未可以去具言其夢中事於座中竟以五月二十三

日發後為京兆尹而卒。

李敏求

京兆尹趙郡李敏求應進士入就禮部試不利大和九年秋旅居宣平里日晚擁膝愁坐忽如沉醉俄而精魄去身約行六七十里至一城府門之外有數百人忽有一人出拜之敏求曰何人也荅曰某即十年前所使張岸也敏求曰汝前年隨吾旅遊卒於涇州何得在此對曰某自難二十二即後事柳十八即我甚雄盛今作太山府君判官二十二即既至亦此須一見遂於稠人中引入通見入門兩廊多有衣冠或有

愁立者或白衣者或執板簡者或有將通狀者其服率多慘紫或綠色既至廳柳揖與之言曰公何為到此得非為他物所誘乎公宜速去非久住之所也敏求具如此荅柳命吏送出將去敏求知將來之事柳曰人生在世一食一宿無不前定所以不款人知者慮君子不進德脩業小人情於農耳君固欲見亦不難尔乃命一吏引敏求至東院西有屋一百餘間從地至屋書架皆滿文簿籤帖一一可觀吏取一卷唯出三行其第一行云大和二年罷舉第二行云其年婚姻得伊宰宅錢二十四萬其第三行云受官於張平

子餘不復見敏求既醒其書於標秩之間明年年遊
西京過時京赴舉明年遂娶韋氏常之外親伊宰將
鬻別第名敏求而售之因訪所親得價錢二百萬伊
宰召以二十萬既敏求既而當用之券頭以四萬為
貨時敏求與萬年尉尹曹善因請之卒君用所資伊
亦既馬累為二十四萬明年以蔭調授河南北縣尉
縣有張平子墓時說者失其縣者以俟知者

韓晉公

韓晉公滉在中書嘗召一吏不時至怒將撻之吏曰
某有所屬不得遽至乞寬其罪晉公曰宰相之吏更

屬何人吏曰某不幸兼屬陰司晉公以為不誠怒曰
既屬陰司有何所主吏曰某主三品以上食料晉公
曰若然某明日當以何食吏曰此非細事不可顯之
請疏於紳過後為驗乃怒之而繫其吏明旦遽有詔
會既對適遇太官進食有膳糜一器上以一半賜晉
公食之美又賜之既退而腹脹歸私第召醫者視之
曰食物所擁宜服少橘皮湯至夜可啗漿水粥明旦
疾愈思前夕吏言召之視其書則皆如其說公因復
問人間之食皆有藉也荅曰三品以上日支五品已
上而有權位者旬支凡六品至九品者季支其有不

食祿者歲支

張宣

杭州臨安縣令張宣，寶歷中自越府戶曹掾調授本官。以家在浙東，意求首山宰，出謁已前三日，忽夢一女子年二十餘，脩刺來謁。宣素貞介，夢中不與之見。之禮貌甚肅，曰：妾有一口，依在貴境有年數矣。今聞明府將至，故來拜謁。宣因問縣名，竟不對。宣因告其族人曰：且誌之。及後補湖州安吉縣令，宣以家事不便，將退之。族人曰：不然。前夕所夢一女子，安字乎？

十一口吉字乎？此陰陽已定，退亦何益。宣悟且笑曰：若然，固應有定，遂受之。及秩滿，數年又將選時，江淮水歉，宣移家河東，固求宋毫一官，將引家住。又夢前時女子，顏貌如舊。曰：明府又當宰妾之邑也。宣曰：某已為夫人之邑，今豈再授乎？女子曰：妾自明府罷秩，嘗即迁居今之所止，非舊地也。然往者家屬調喪畧盡，今唯三口為累耳。明府到後數月，亦當辭去。言訖，似若悽愴。宣亦未諭。及唱官日，乃得杭州臨安縣令。宣歎曰：三口臨字也。數月而去，吾其憂乎？到任半年而卒。

杜思温

貞元初有大學生杜思温善鼓琴多遊於公侯門館
每發臨宴往往得與嘗從賓客夜宿城南苟家甯中
夜後山月如畫而遊客皆醉思温獨携琴臨水閑泛
忽有一叟支頤來听思温謂是座官殊不回顧及曲
罷與語乃知非日者同遊之人遽置琴而起老人曰
少年勿怖余是秦時河南太守梁陟也遭難身沒於
此中平生好鼓琴而來聞君撫琴絃軫清越故來听
耳知音難遇無諱更為我彈之思温奏為沉湘老人
曰此弄初成吾嘗尋之其間音指稍異此思温因求

其異隨而正之聲韻涵古人多怨切時人莫之聞也
叟因謂思温曰君非太學諸生乎曰然叟曰君何不
於求名譽而常為王門之伶人乎思温慄然受教且
問窮達之事叟曰餘之火子主管人間祿籍當為君
問之此後二日當再會於此至期而思温往見叟亦
至焉乃告曰惜哉君終不成名亦無正官然有假祿
在巴蜀一十九年俸入不絕然慎勿為武職當有大
禍非禳所免誌之々々言訖遂不見思温明年又下
第遂罷舉西遊祇成者以所藝謁常令公公甚重之
累署要籍隨軍十七八年所請雜俸月不下二萬又

娶大將軍女車馬第宅甚盛而妻父常欲思溫在棘門思溫記老人之言輒辭不就後二日密清帝令公遂補討擊使牒出方告不敢復辭而常惧禍至求為遠使竟不果及劉闢反叛時思溫在鹿頭城城陷為官軍所桑^穀家族不知所在也

李相國揆

李相國揆以進士調集在京師聞宣平坊王生善易筮往問之王生每以五百文決一局而來者雲集自辰及酉不得決而有空反者揆時持一縑晨往生為之開卦曰君非文字之選乎當得河南道一尉揆負

才華不宜為此色悒而去王生曰君無怏怏自此數月當為左拾遺前事固不可涯也揆怒未解生曰若果然幸一枉駕揆以書判不中第補汴州陳留尉始以王生之言有徵後詣之生於几下取一縑書可十數紙以授之曰君除拾遺可發此縑不深當大答揆歲之既至陳留時採訪使倪若水以揆才華族望留假府職會郡有事須上請擇與中朝通者無如揆乃請行閣元中郡府上書姓李者皆先謁宗正時李璆為宗長適過上尊號揆既謁璆素聞其才請為表三通以次上之上石璆曰百官上表無如卿者朕甚佳之

璆頓首謝曰此非臣所為是臣從子陳留尉揆所為
乃下詔召揆時揆寓宿于懷遠坊盧氏姑之舍子弟
聞名且未敢出及知上意欲以推擇遂出既見乃宣
命宰臣試文詞時陳黃門為題目三篇其一日裁絳
盛露囊賦二日荅吐蕃書三日代南越獻白孔雀表
揆自午及酉而成既封靖日前二首無所遺恨後一
首或有所疑願得詳之乃許拆其緘塗八字旁注兩
句既進翌日授左拾遺旬餘乃發王生之緘視之三
篇皆在其中而塗注者亦如之遽命駕往宣平坊訪
王生則竟不復見矣

薛少敷

河南薛少敷舉進士忽一日暴亡於長安崇儀里有
一使持牒云大使追俄引至府門見府官即鮮于叔
明也少敷故有所訴叔明日寒食將至何為鏤鷄子
食也東面有一僧手持宝塔門扇雙開少敷已在其
中叔明日某方欲立事和尚何為救此人乃迫而出
令引少敷是判官及出門之西院闢者人白逡巡聞
命素服乃引入所見乃亡兄也叙泣良久曰吾以汝
久未成名欲薦汝於此分主公事故假追來非他也
少敷時新婚姻慊不願住兄曰吾同院有王判官賤

居兩曹汝既來此可以一謁而去乃命引少殷於西
院見之接待甚厚俄聞倂饌海陸畢倂未食王判官
忽起顧見僧者持塔僧曰不可食之則無由歸
矣少殷曰飢甚柰何僧曰唯密煎薑可食乃取食之而
王判官竟不至僧曰可去矣少殷復出詣兄且請去
兄知不可留乃白府官許之少殷既得歸人間願知
當為何官兄曰此甚難言亦何用知之少殷慳請乃
召一吏取籍尋閱不令少殷見之曰汝後年方成名
初任當極西之官以得歷畿赤簿尉又一官極南北
外吾不知也臨別兄曰吾曰使祇承人李俊令隨汝

去有危急即可念之既去每過危險皆見其僧前引
少殷曰弟子素不相識和尚何乃見護如此僧曰吾
為汝持金剛經故相護爾既醒其述其事後年春果
及第未幾授秘書省正字充和蕃判官及回改同安
主簿秩滿遇趙昌為安南節度少殷與之有旧慳求
為從事歆壓極南之官昌許之曰乘適之鎮未暇有
表至江陵當以表請及表至少殷尋以母丁憂服除
選授萬年縣尉時青淄卒吏與附馬家童鬪死京兆
府不時奏德宗怒時少殷主賊曹務一日乃貶高州雷
澤縣尉十餘年儉歷艱苦而李俊常有所護及順宗

嗣位有詔收錄貶官以殷移至桂陽與貶官李定同行過水勒馬與一從人言即李俊也云某月日已足拜別而去以殷曰吾兄言官止於此李俊復去將不久矣李定驚感感問其事具以告之以殷十數日而卒

表孝叔

表孝叔者陳郡人也少事母以孝聞母嘗得疾恍惚逾月不痊孝叔忽夢一老父謂曰子母疾可治孝叔問其名居不告曰明旦迎吾於石壇之上當有藥遺子及覺乃周覽回境所居之東十里有慶觀古石壇

而鬼老父在焉老叔喜拜迎至于家即於囊中取九灵丹一圓以新汲水服之即日而瘳孝叔德之欲有所答皆不受或累月一來然不詳其所止孝叔意其必能壓筭爵祿常欲發問而未敢言其後一旦來謂孝叔曰吾將有他適故來訪別於懷中探出一編書以遺之曰君之壽與秋位盡其於此事已前定非智力之所及也今之躁求者適以足之徒勞耳君莊吾此書御勿預視但受一命即開一副不尔當有所損孝叔跪受而別後孝叔寢疾殆將不求其家或問後事孝叔曰吾為神人授書一編曾未開卷何以遽後事問乎

旬餘其疾果愈後孝叔以門蔭調授密州諸城縣尉
及轉蒲晉縣令每之任輒視神人之書時日無差後
秩滿歸闕鄉別墅因晨起欲就中櫛忽有物墜于鏡
中類蛇而有四足孝叔驚仆于地不語數日而卒後
逾月其妻因閱其笥得孝叔所留之書猶餘半軸因
歎曰神人之言亦有誣矣書尚未盡而人已亡乃關
視之其後唯有空紙數幅畫一蛇而盤照中矣孝叔
之叔修已元和初為太學生具說其事

馬遊秦

吏部令史馬遊秦開元中以年滿當選時侍郎裴光

庭以本銓旧吏問其所欲遊秦不對固問之曰某官
已知矣不敢復有所聞光庭曰當在哉安得知之遊
秦不答亦無惧色光庭怒曰既知可以言乎遊秦曰
此可誌之未可言之乃舍疏其事自莊於楹之間期
注唱後發之後老君見於驪山蓋真親幸其地因改
會昌縣為昭應縣光庭以旧無昭應之名謂遊秦莫
得而知也遂補其縣錄事及唱官之日發棟間所
誌之書則如言尔

常泛

常泛者不知其所未大歷初罷潤州金壇縣尉客遊

吳興維舟于興國佛寺之水岸時正月望夜士女繁
會泛方寓目忽然暴卒縣吏捕驗其事未已再宿而
甦去見一吏持牒來云府司追遂與之同行約數十
里忽至一城兵衛甚嚴入見多是親旧住還泛驚問
吏曰此何所也吏曰此非人間也泛方悞死矣俄見數
騎呵道而來中有一人衣服鮮華容兒甚偉泛前視
之乃故人也驚曰君何為來此曰為吏所追其人曰
某職主名寔未省追子因思之曰嘻誤矣所追者非
追君也乃兗州金鄉縣尉常泛也遽叱吏送之歸泛
既喜得返且恃其故人因求其祿壽其人不得已密

謂一吏引於別院立泛於門吏入持一丹筆來書其
左手曰前楊復後楊後楊年年強七月之節歸去鄉泛
既出前所追吏亦送之既醒其述其事泌門法室好
異事尽得其實因傳之後六年以調授太原楊曲縣
主簿秩滿至京師適遇所親與益鉄使有旧遂薦為
楊子縣巡官在職五年建中元年六月二十八日將
赴選以暴疾終于廣陵旅舍其日乃立秋日也

陳彥博

陳彥博與謝楚同為太學廣文館生相與齊名彥博
將取解忽夢至都堂見陳設甚盛若行大禮然庭中

情幄飾以錦綉中設一榻陳列凡案上有尺牘望之
昭耀如金唐彥博私問主事曰此何禮也荅曰明年
進士人名將送上界官司閱視之所彥博驚喜因求
一見其人引至案傍有紫衣人執象簡彥博見之歛
衽而退紫衣曰公有名矣可以視之遂前見三十二
彥博名在焉從上二人皆姓李而無謝楚名既晤獨
喜不以告人及楚同過策試有自中書見名者密以
告楚而不言彥博聞之不食而泣楚乃諭之曰
君之能豈後於楚設使一年未利何若是乎彥博方
言其夢且曰若果無驗吾恐終無成矣太學諸生曰誠

如所說事亦未知也明旦視榜即果如夢中焉彥博
以元和五年崔樞下及第上二人李願行李仍叔謝楚
明年于尹躬下擢第

陸賓于

吳郡陸賓于舉進士在京師常有一僧曰惟瑛者善
声色兼知術數賓于與之往來每言小事無不驗至
寶曆二年春賓于欲罷舉歸吳告惟瑛以行計瑛留
止一宿明旦謂賓于曰君來歲成名不必歸矣但取
京兆薦送必在高等賓于曰某曾三就京兆未始得
今歲之事尤覺甚難瑛曰不蓋君之成名必以京兆

薦送他處不可也至七月陸日若食水族必殊等及
第矣賓于乃書於進昌里之牖間日省之數月後因
於靖宮北門候一即官適遇朝客遂迴趨於從孫聞
禮之舍既入聞禮喜迎曰白有人惠鯉魚方欲候翁
而烹之賓于素嗜魚但令具羹至者輒盡後日因視
牖間所書字則七月六日也遽命駕詣瑛且紹之曰
將遊蒲閩故未訪別瑛笑曰水族已食矣遊蒲閩何
為賓于深信之因取薦京兆果得殊等明年入省試
畢又訪瑛曰君已登第矣名籍不甚高當在十五
人之外狀首姓李名合曳脚時有廣文生朱侖者時
議及第監司所送名未登科賓于因問其非姓朱乎
瑛曰三十三人無姓朱者時正月二十四日賓于言
於從弟符之當壁間後月餘放牒狀頭李侖賓于名
在十六即三十三人也惟瑛又謂賓于曰君成名後
當食祿於吳越之分有一事甚速賓于不諭其意及
從事於越半年而暴終

王璠

王璠以元和五年登科嘗夢為河南尹平旦視事有
二客來謁一衣紫而東坐一衣緋而西坐緋者謂紫
者曰崙邦如何處置曰已斷決遞出界訖覺乃書於

誥牒之後別紙上後二十年果除河南尹既至三日
留守大將知水北院官與洛陽令及分司郎官偕至
問答一如夢中遽命開篋取官誥所誌者備馬焉乃是
郎官家奴竊物而道送縣之斷如此

柳及

柳及河南人貞元中進士登科殊之子也家于醴陽
嘗客遊至南海元帥以其人有名於播紳士林間俾
假掾于廣未幾聚會長岑氏之女生一男名翫之及
以親老家遠不克迎候乃携妻子歸寧於澧陽未再
歲後以家給不足單車重遊南中至則假邑於蒙于

武仙再娶沈氏會公事之郡獨沈氏與母孫氏在縣
廨時當秧夜分之後天晴月皎忽於牖中見一小兒
手招沈氏曰無懼之某幾即子也告說事狀歷然
可听沈氏以告其母之乃問灵何人有何所請答曰
某之也之以去年七月身死故來辭別凡人天逝未
滿七歲者以生時未有罪狀不受業報縱使未即托
生多為天曹權錄驅使其使當職後但送文書未往地
府耳天曹記人善惡每月一送地府其間有暇亦得
閑行沈氏因告曰汝父之郡會計亦當即至我尔及
歸沈氏具告及固不信曰荒徼之地當有妖恠假諸

人事殆非山精木魅之所為乎其夕即又於牖間以
手招及之初疑尚正辭詰之乃聞說本末知非他鬼
乃歔歔涕泗因詢其天橫之由荅曰去年七月中戲
弄遂得痢疾醫藥不救以至於此亦命也今為天曹
收後亦未有諸生之期及曰汝既屬冥司即人生先定
之事可知也試為吾檢窮達性命一未相告荅云諾
後夕乃至日冥間有一大城貴賤等級咸有本位若
綦布焉世人將死或半年或數月內即先於城中呼
其名時既已聞呼父名也輒給而對既而私謂沈
氏曰何爺之名已被呼矣非久在人間他日有人求

娶沈氏者慎勿許之若有姓周賤在軍門者即可許
之必當偕老衣食盈羨其餘所述近事無不徵驗後
一夕又未日某以拘役有限不得到人間從此永訣
笑言詞悽愴歔歔而去後四月及果卒沈氏尋亦萍
泊南海或有求納者輒不就後有長沙小將姓周者
部本郡錢帛貨質於廣州求娶沈氏一言而許之至
今在焉平昌孟弘微與及相識具錄其事

延陵色隰

延陵色隰因選訴舟於隋河時以迫選限舟人寡而
力殆乃率同舟僮僕輩七八人次為之挽過符離縣

之西有古樹、下有穴、根繫于上、若靡井然而一僕
忽悞墜落、久而方出、乃提一片石、廣四寸、有小篆、其
文曰、旁有水、上有道、八百年中、逢栲栳、衆咸異之、而
莫知所謂、尋問墜坑者、名栲栳也、時元和三年九月
二十一日矣

沙門道昭

永泰中有沙門道昭、自云蘭州人、俗姓康氏、少時因
得疾不救、忽寤云、冥司見善惡報應之事、遂出家、住
太行山、四十年、戒行精苦、往々言人將來之事、初若
隱晦、後皆明驗、嘗有二客來、一曰姚邈、舉明經、其二

冥司上疑
有冥司上疑
本同

曰張氏、以資蔭不記名、僧謂張曰、君授官、四政慎不
可食祿、范陽四月八日得疾、當不可救、次謂邈曰、君
不利簪笏、如能從我、亦當三十年無之、有疾勿令胡
人療之、其年張授官於襄鄧間、後累選、常求南州、亦
皆得之、後人赴選、果授虢州盧氏縣令、到任滿日而
卒、之日果四月八日也、後方悟、魏陽即盧氏望也、
邈後舉不第、從所知於容州、假軍守之名、三十年累
轉右職、後因別娶婦、求為傭者、因得疾、服姬黃氏之
藥而終、後訪黃氏本末、乃洞主所放出婢、
是胡女也

列子卷三

唐前定錄

卷十一 目錄

續前定錄

二十四事

竇相易直

柳負外

李諒公

崔相

盧賓客

牛師

陳存

鄭諤

孔溫裕

王蒙

黃損

張寶藏

崔龜從

孫思邈

武居常

房玄齡

明皇

姚宋

柳州

玄宗

李衛公

李景讓

唐晉

劉逸

竇相易直

竇相易直初時名祕家貧就業村學教授叟有道術而人不知一日近暮風雪暴至學徒悉歸家不得已而宿於漏屋之下寒爭附火唯竇公寢於榻夜深方竟叟撫公令起曰竇祕君後為人臣貴壽之極勉勵自愛也及德宗幸奉天日公方舉進士亦隨駕而乘蹇馱至開遠門人稠路隘其府將闔公惧勢不可進聞一人叱馱兼搖其後得疾馳而出顧見一黑衣卒呼公曰秀才已後莫忘閭情及陞朝訪得其子提挈累至大官更中榮達

柳負外

柳宗元自永州司馬徵至京師意望錄用一申詣卜者胡命且告以夢曰余柳姓也昨夢柳樹仆地其不祥乎卜者曰無苦但憂遠官耳夫生則柳樹仆則柳木木者牧也其牧柳州乎卒如其言

李諱公

李逢吉未掌綸誥前家有老婢好言夢後多有應公望除官因訪婢一日婢晨至慘然公問故曰昨夜與郎君作夢不是好意不欲說公強之婢曰夢有人昇一棺至堂後云且置在地不久即移入堂中此夢恐非佳也公聞夢竊喜俄尔除中書舍人知貢舉未畢入相

崔相

崔相國群之鎮徐嘗以焦氏易林自筮遇乾之大畜其
繇曰典策法書藏_○在蘭臺雖遭亂潰獨不遇災及經王
智丹之變果除秘書監

盧賓客

盧賓客貞白父曰老彭有道術無號知人元和初宗人
弘宣簡辟弘正簡求俱候焉留坐因之曰一行五節度
使可謂盛矣卒如其言又族子錯初舉進士就安邑所居
謂錯曰尔求名大是美事但此後十餘年方得勿以遲
曉為恨登朝亦大美官錯至長慶元年始擢第大中十

年終庶子

牛師

長慶中鄂州里巷人每語輒以牛字助之又有僧自
號牛師乍愚乍智人有忤之者必云我兄即到豈柰
我何未幾而相國奇章公帶平章事節制武昌軍其
語乃絕而牛師尚存僧者牛公之名也方知將相之
位豈偶然耶

陳存

進士陳存能為古歌傷而命蹇主司每欲與第臨時
皆有故不果許尚書孟容旧相知舉日萬方欲為

申屈將試前夕宿宗人家宗人為具入試食物兼備
晨餐請存偃息以俟時五更後怪不起就寢呼之不
應前視之已中風不能言也

鄭諤

進士鄭諤在名場歲久輩流多已崇達常有後時之
歎一夕忽夢及第而與韋周方同年當時韋氏舉人
無名周方者益悶之大和元年秋移舉洛中時韋弘
景尚書廉察陝邦族第景方赴舉過陝尚書詰曰我
名弘景汝兄弘方汝第景方各分吾名一字誠無意
也遂更名周方諤聞之喜曰吾及第有望矣四年周

方亦名而果同年焉榜子溥又自說應舉時曾夢看
及第榜上但見鳳字大中元年求解鳳翔偶看本府
卿貫首便是鳳字至東都試候山月夜聞王子晉吹
笙時生則諸詩悉有鳳字明年果登第焉

孔溫裕

河南尹孔溫裕以補闕諫討党項貶郴州司馬久之
得堂兄尚書溫業書報云虞府欲取作侍御史日望
勅下忽又得書云宰相以右史處之皆無音耗一日
有鵲喜於庭直若語狀孩稚拜且祝曰願早作官鵲既
飛去墜下方寸紙有補闕二字無幾遂除此官

王蒙

王蒙與趙憬有布衣之旧常知其才趙公入相蒙自
前新塗縣令求謁公見極喜給郵甚厚將擢為御史
時憲僚數少德宗難於除授而趙公之言多行蒙意可
以坐待綉衣之拜一日偶詣慈恩寺僧占氣色者蒙
問早晚得官僧曰觀君之色殊未見喜兆此後若午
年當得一遷上御史蒙大笑而歸數日趙公奏言御
史府闕太多就中監察尤為妻缺要官臣欲選擇三二人
上曰此官須得孤直茂實充先選料郊祇應取輕薄後
生朝中子弟耳此不知不置公臣之愚見正如聖慮

欲於錄事參軍縣令中求上喜曰如此即朕之意公
因薦二人其一即蒙也上曰早將狀來公既出逢裴
延齡時以次對問公曰相公奏何事喜氣充溢公不
對延齡温罵而去云為此老叟所請得行否既見上
奏事畢因問曰趙憬自論何事上曰趙憬極心公因
說御史事延齡曰此大不可陛下何故信之且憬身
為宰相豈諳州縣長績効白二人又不為人所稱憬
何由身知之必私也後未陛下但詰其所自即知矣
他日果問云卿何以知此二人公曰一是故人一
與臣微親諳熟之上無言他日延齡又入上曰憬所

請果如卿料遂寢不行蒙遂歸故林而趙彙於相位
後數年邊帥奏為從事得假御史焉

黃損

黃損連州人有志舉於廬山與桑維翰宋齊丘相
遇每論天下之務皆出損下損亦自負居無何進五
老峰遇磐石小憩頃之有叟長笑而至指維翰齊丘
曰公等皆至將相但各不得其死耳次指損曰此子有
道氣可以隱居若求官不過一州從事耳宜思之
損甚怒叟曰休戚之數已定矣吾先知也何怒乎後
皆然

張寶藏

貞觀中張寶藏為金吾長嘗因下直歸櫟陽路逢少
年畋獵割鮮野食倚樹嘆曰張寶藏身年七十未嘗
得一食酒肉如此者可悲哉榜有一僧指曰張寶藏
六十日內官登三品何是欲也言訖不見寶藏異之
即時還京師時太宗苦於氣痢衆醫不効即下治問
殿庭左右有能治此疾者當重賞之寶藏嘗因是疾
即具疏以乳煎葦撥方進上服之立瘥宣下宰臣與
五品官魏徵難之逾月不進擬上疾復發問左右曰
吾煎飲乳煎葦撥有效復命進之一啜又平復因思

曰嘗令與進方人五品官不見除授何也徵悞曰奉
詔之除未知文武二吏上怒曰治得宰相不妨已授
三品官我天子也豈不及汝耶乃厲声曰與三品文
官授鴻臚卿時六十日矣

崔龜從

崔龜從未達時嘗至宣州夢到一宿門屋宇深大非
人間所有有綠衣吏抱案龜從揖而問之綠衣亦善
云人生籍簿也崔問曰其未達應舉請為一檢可乎
吏唯之因為檢曰灼然及第科名極高官至此州刺
史言訖遂竟崔自喜之明年果中第又聯得科目官

至中書舍人出為華州刺史因為妻曰昔夢皆驗今
為刺史位至此矣當為身後之計俄除戶部侍郎深
不自會尋除為宣州觀察使至日吏白曰旧例長史
到皆謁敬亭神庙崔公命駕謁之既到道路門巷皆
昔夢中所遊入門宛然遂陞堂見西壁有畫畫自綠衣
抱案其吏即夢中所見乃歸而快又謂妻曰昔夢
綠衣人云去合至此州刺史此已任矣及旬日得疾治
之不愈謂妻曰本末之說此其驗矣妻曰昔日為遊
尚客獲佳夢今為地主合再祈之崔公乃置酒食進
祝之其夕又夢敬亭神自至曰大夫尋逾幸無憂也

崔即告本廟吏之詞神曰吏以公為當此州偶然尔
公位極重不可尽言自此去尚有十四年掌耳言訖
而覺崔公疾尋差後皆知其言時開成四年也

孫思邈

孫邈俊嘗以諸子見思邈曰俊先顯侑晚貴佺福在
執兵後皆驗又太子詹占事盧齊卿之少也思邈曰後
五十年位方伯吾孫為屬吏願自愛時思邈之孫溥
尚來生及溥為第肖丞而齊卿為徐州刺史

武居常

武居常天后高祖也少時遊洛下人謂為猴類即以

居尚頤下有若猿頷也其上有四鬢一日伊永上遇
一丐者曰即君常有身後名而骨法當刑然有女當
八十八後起起家暴貴尋亦浸微居常不之信後卒如
其言

房玄齡

房玄齡來買卜成都日者笑而掩鼻曰公知名當世
為時貴相賢柰無繼嗣何公怒時遺直以三歲在側日
者顧指曰此兒々々絶房者此也公大悵而述
後皆信然也

明皇

明皇始平禍亂在宮所與道士馮存澄因射覆得卦
曰合因又得卦曰斬閔又得卦曰鑄印乘軒存澄啓
謝曰昔此卦三靈為最善黃帝勝炎帝而筮得之所
謂合因斬閔鑄印乘軒始當果斷終得嗣天明皇掩
其口曰止矣默識之後即位應其術焉

姚崇

明皇初登極夢二龍御符自紅霧中來上大隸姚崇
宋璟四字掛之兩大樹上宛延而去夢回上召申王
圓兆王進曰兩木相也二人各為天遣龍致於樹即
姚崇宋璟當為韓相兆笑上歎異之

柳柳州

罷池北龍城勝地也後者得白石上微刻盡之龍城
柳神所守驅厲鬼山左首福土氓制九醜余得之
不詳其理持欲隱余於斯歟

玄宗

玄宗幸東都偶秋宵與一行師共登天宮寺閣臨眺
久之遐顧淒然發歎數四謂一行曰吾甲子得無患
乎一行進曰陛下幸萬里皇祚無疆及西狩初到
成都前望大橋上舉鞭問左右曰是橋名節度使
崔圖躍馬進曰萬里橋上因追歎曰一行之言今果

符之吾無憂矣

李衛公

太尉衛公為并州從事到職未旬月忽有玉山人者
詣門請謁公與之及席乃曰某善按年也公初未之
竒因請虛正寢備几檠紙筆香水而已因令垂簾靜
伺之生與公皆坐於簾下頃之王生日可驗矣紙上
書八字其大且有楷注曰位極人臣壽六十四生遽
請歸竟亦不知所去及會昌朝三行策至一品薨于
海南果符王生所按之年

李景讓

宣宗將命相必採中外人情合為相三品兩人姓名摺
之置香案上槐覆之宰相關必添香探丸以命草麻
上切于李景讓竟探名不著有以見其命也

麻康詈

牛相新昌宅泓施號為金梳言金或傷庶可重製本
將作大匠康詈宅詈自辨崗阜形勢以其宅當出宰
相後每命相有案必引頭望之宅竟為牛所得

劉逸附

劉逸在淮汴州時韓弘為右廂都虞候王其為左廂
與弘善相或譖王不利于劉弘大怒召詰之五年老

肢戰不能自辯。劉令拉坐杖三十。新造赤棒。頭徑數寸。固以筋漆。數五六當死矣。韓意其必死。及昏。造其家。怪無哭聲。訪問。即言大使無恙。弘遂至臥內。問之。王曰。我讀金剛經四十年。今方得力。就說初坐時。見巨手如簸箕。翕然遮背。因袒示都無捷痕。

此條非前定事類故附載

續前定錄終



